

文壇舊事

周作人失足恨

● 王尚寬

兄弟兩都是名作家

中日戰爭初期在文壇享有盛名的作家兄弟檔，首推魯迅（本名周樹人）與周作人，兩人都是青年讀者的偶像，各擁有廣大的讀者群，但兩兄弟作品風格迥異，性格也大不相同。周作人溫和保守，作品平淡自然，佳韻天成。魯迅輕狂急進，文章潑辣狂烈，抓到事件核心，彷彿要把指甲掐進肉裡去。兩兄弟只有一點相同，就是「叛逆性」，當時日寇侵華，欺凌中國，周作人身陷敵後北平，初期以「持節不屈的蘇武」自況，後來竟忝顏事敵，當了背叛國家民族的漢奸，留下不良的紀錄。魯迅則加入「左翼作家聯盟」，為中共的普羅文學搖旗吶喊，被捧為文學導師，作了中共奪取政權的急先鋒。

周作人失足恨

周作人原名樾壽，字啟明，又字豈明，號知堂，晚年署名「知堂老人」，寫作使用過的筆名有十堂、孛堂、十山、鶴生、周遐壽、樾壽、木壽、東郎生等。浙江紹興人，

紹興文風甚盛，多出刀筆吏，有「紹興師爺滿天下」之稱。周作人生於西元一八八五年（民前廿七年），祖父周福清字介孚，是清代的翰林，做過一任知縣，被參劾落職靠賣家產捐得一個內閣小京官，又因科場舞弊案被判刑坐監，鬱鬱以死。其父周伯宜年僅卅七歲，因肺疾吐血而亡，母魯氏，生他們兄弟四人，周樟壽（字樹人，又字豫才，筆名魯迅）居長，周樾壽（作人）居次，周松壽（建人）行三，椿壽行四早夭。

果然不凡。留日期間，即常在東京國民黨辦的「民報」上投稿，刊用甚多，頗受注目。又因投稿關係，認識了主持民報編務的樸學大師章太炎（炳麟），成了章氏門的入室弟子，受章太炎指導學習，學識大進。可是後來他兄弟倆的思想意識，文體風格，乃至生活行為都和章大師大異其趣。

師事章太炎學文章

周作人六歲時啟蒙，十歲入「三味書屋」讀古籍，首先由祖父周福清予以啟迪薰陶，以後又受嚴師督導，飽讀四書五經，國學造詣深厚，奠下良好的寫作基礎。

周作人兄弟都在清末沒落的封建家庭中成長，先讀古籍，民國成立後，新式學堂成立，先後到南京接受現代科學教育，後來又留學日本，吸收時代思潮，發而為文，氣勢

魯迅的筆下，充滿反抗和吶喊的基調，氣勢凶橫，以寫小說的方式寫雜感。由於國家長年積弱，強敵侵凌，愛國青年心頭積鬱，魯迅的文章，宛如點燃青年怒火的火種，

因而很受歡迎。魯迅被列為「言志派」。儘管兩兄弟文章筆調不同，但周作人仍有其專屬的讀者群。

考入江南水師學堂

周作人青年時代，家道中落，作為家中較年長的次子，必須急謀出路，他於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八月離開紹興，乘輪船至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管輪班學習，相當於今日航海學校輪機科。入校後，周作人因成績優異，被編入前段班，可享全部公費，每月還可領若干零用金，一切膳宿、衣物、書籍，全由公家供應，五年後畢業，派往北京練兵處任職，不久，又考上公費留日，但在體格檢查時，視力不及格，被送往日本改學建築，留日時期，與胞兄魯迅同住東京中國留學生會館，一九〇七年，廿三歲的周作人進入日本法政大學預科，隨日籍老師菊池勉學習日文，次年獲選為正式生，在校他又隨俄國老師瑪理亞孔特習俄文，頗有心得。不久，他得友人蔣抑卮資助，在東京與魯迅翻譯出版「城外小說集」，是年秋天他又習古希臘文，並入美國教會，在日本設立的學校——立教大學學習，又隨章太炎研讀「說文解字」。一九〇九年復應章太炎之邀，在智度寺習梵文，同時結識日籍女子羽太信子由戀愛而結婚。

章太炎當年主編「民報」，因清廷壓迫被日本政府封閉後，便在東京聚徒講學，鼓

吹民族革命，傳授現代思潮，章氏「門下五王」的黃侃、汪東、錢玄同、吳承仕、朱希祖以及魯迅、周作人兄弟等人，都景仰這位樸學大師的學養，投門受業。在這段期間，周作人以譯作賺取生活費，過得極為清苦。他因興趣所近與志向所趨，又受章太炎的薰陶，力主排滿、復古，抱持民族主義達十年之久。由於他以古文筆法譯介「城外小說集」失敗，乃在寫作及思想上力圖突破，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改用文白夾雜的文體寫作，以後他能步向一個絢爛多姿的金色年代，固由於他文學上的卓越造詣，而成為新文學運動的健將，不能不說是章太炎所賜。

辛亥武昌起義成功，東亞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廿七歲的周作人自扶桑歸國，於民興報上發表「望越篇」，表達他對辛亥革命的感受。次年沈鈞儒任浙江軍政府教育司司長，由同學朱邊先的介紹，周作人進入省教育司工作，先後任課長、視學，旋返回紹興原籍省立五中任外國語教師，並被選為縣教育會會長。

文筆風格別具特色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周作人由胞兄魯迅推薦北上，先受聘為北大附設之國史編纂處任編纂，不到半年正式受聘為文科教授，講歐州文學史。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周作人亦創「古詩今譯」專欄，譯希

臘「牧歌」，這是周作人寫白話文的開始。當年胡適、陳獨秀高舉文學革命的旗幟，提倡白話的文學時，知識青年紛紛響應。使中國新文學運動，展開了轟轟烈烈的一頁。新文化運動所以能形成澎湃的潮流，主因是清代維新變法刺激人心，加之科學廢除，靜止的人心浮動，知識份子的思想觀念，頓萌創新求變的要求，而西洋文化傳播、現代科技輸入，更廣泛掀起新思潮的波瀾。自歐美外國書籍譯著問世後，知識分子認識到新時代文學作品的體制與內涵，對中國古典文學有了比較。同時，民主制度的建立，徹底摧毀幾千年封建專制，思想自由解放、政治風氣、經濟結構、社會人心等等，都隨著時代潮流而有革命性的衝擊和變化，文學本是時代的產物，隨著孫文學說的推行，歐風美

雨的感覺，有著摧枯拉朽的劇烈變化。

胡適登高一呼，首先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號角一響，陳獨秀隨而發表「文學革命論」聲援，帶動了新文藝運動巨輪的運轉。這個石破天驚的運動，震撼了中國文壇，也對中國傳統古文提出非議，新文藝像黃河決堤般傾瀉而下，莫之能禦，流遍到每個城鎮鄉村。

在文言白話劇烈的論爭中，周作人孤芳自賞，始終未捲入漩渦，但卻不墨守成規，棄古變新，先與朱邊先、沈雁冰等，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繼與胞兄魯迅投入「語絲社」，兩兄弟一個以尖刻潑辣見長，一個

以沖淡雋永擅勝，兩枝健筆不僅建立小品散文的大業，也開創小說散文的特殊風格。周作人對「語絲」文體曾說：「除了政論以外，大家要說什麼都是隨意，唯一的條件是大膽與誠意。這一文派的興起，純粹是採取藝術的超然態度，和陶醉在自由主義的氣氛之中，以能悠閒自適和風雅自賞，引為稱心快意之事。」

妯娌不睦兄弟反目

周作人的散文，文字洗練，筆調談諧雋永，讀之令人盪氣迴腸，無嬌柔造作之氣，娓娓道來，博而且約。他的小品文接近學術性，多屬「言志派」的雜文，帶有文藝趣味，幽默感洋溢在字裡行間，篇篇引人入勝，那些精言妙語，珠玉紛陳，正是他擁有廣大讀者群的原因。

周作人和魯迅兄弟間的情誼，本來甚為深厚，後來因故交惡決裂，以致兄弟鬩牆，魯迅生前絕口不提此一家醜，周作人晚年所撰「知堂回憶錄」，也避而不談。他們兄弟不和的真相，從「魯迅日記」中，可窺知端倪，問題起於兄弟同住北京新街口八道灣大宅時，周作人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對兄長的態度，外表恭順，內懷忮忌，周作人輕信婦人之言，不加詳細體察，對兄長仇視，兄弟變仇家，以致分道揚鑣，各自東西，魯迅氣憤之餘，攜眷從八道灣遷往阜成門內三條胡同新居，另起爐灶。

魯迅投靠「左聯」，思想轉變，周作人至為不滿，他在「老人的胡鬧」一文中，指桑罵槐的對魯迅加以譏諷，批評魯迅「投機趨時」「不問新舊左右，輒靡然從之。」從此引起魯迅妻子許廣平（字景宋，廣東番禺人）的不滿，許廣平後來為「新觀察」寫稿時，對周作人夫婦不留餘地反擊，一吐滿腔怨氣。

周作人自受聘北大教席那天起，至蘆溝橋抗戰爆發，廿年漫長的歲月中，在北平故都他以清流自命，別無旁騖，雖然時日流轉，人事滄桑，倒也安份守己。周作人淡薄名利勤於教學，著述豐富，待人謙恭，聲望之高、名氣之盛，可說已是登峯造極。

一九三四年（民國廿三年）元月，周作人在北平苦雨齋家中，以牛山體的打油詩，發表「知堂五十自壽詩」：「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老去無端玩骨董，閒來隨分種胡麻，旁人若問此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

原詩在林語堂所辦的「人間世」雜誌上刊載，在短短五十六字的詩句中，可想見那時周作人悠閒自得的平淡生活。

陷身北平投降敵人

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六年），抗戰序幕揭開，全國軍民精誠團結，一致禦侮，迭挫敵鋒，犧牲壯烈。北京大學奉教育部命令南

遷，並決定與清華、南開合併為西南聯大，北大教務會議決議由馬幼漁、孟心史、馮漢叔、周作人留守保管校產。當華北陷敵後，周作人以日本女婿，屈膝事敵，失足成恨。先則則日本特務頭目土肥原，以中日教育會會長身分，將北平同文書院改為中日學院，繼則出任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文學院長、校長，更高升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所長。

一九三九年（民國廿八年）元旦，周作人兼任燕京大學客座教授的弟子沈啟元，至八道灣苦雨齋拜年，師生促膝對談時，工役徐田入客廳通報，說有天津中日學院李某求見，客人進入立即舉槍向周作人左腹狙擊，幸被毛線衫的鈕扣擋阻，彈頭滑落地面，僅腹部左側擦破炙傷，受了一場驚嚇，周作人的學生沈啟元左肩中彈倒地，工役徐田受了輕傷。這一行刺事件，究係日本特務預謀，抑係愛國青年所為，因兇手一直未能逮到成為懸案。

周作人未隨北大南遷，北大校長蔣夢麟在所寫的「談中國新文藝運動」文中，曾說過一段話：「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的關係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設備。」周作人之所以留而不走，顯然是受了重託，然而最大癥結，是周作人久居故都生活過得舒泰，家人眾多食指浩繁所累，不願「絮婦將雛」，蕭然遠走；同時，周作人耗盡半生血汗收藏的圖書，一向視如瓊寶

，不忍心棄之而去。

然而周作人飽讀聖賢書，滿腹經綸，應能辨是非，別忠奸，擇善而從。縱然不能「兼善天下」，也應「獨善其身」，做一個有守有為的好人。不可妄自菲薄？獻媚投敵，落得斯文掃地，作民族的罪人。

周作人文章嚴謹，一貫主張倫理自然化，道義事功化，周作人自己曾說：「若言思想，確信是儒家的正宗。昔孔子誨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鄙人向來服膺此訓，以是於漢以後最佩服疾虛妄之王充，其次則明李贄、清俞正燮，於二千年中得三人焉。疾虛妄的對面是愛真實，鄙人竊願致力於此，凡有所記述，必須為自己所深知確信者，才敢著筆，此立言誠慎的態度，自信亦為儒家所必有者也。」周作人的這一段話，以學人論學，確係肺腑之言。修己持志，必須求個清白，以他當年在青年群中的影響力，文壇宗師的地位，竟為敵偽鷹犬，對中華民族正氣，士人傳統美德而言，都是一大污點。

胡適寄詩勸阻無效

當年在後方的文化界人士，對周作人降附敵人，曾有許多譴責，遠在海外的老友胡適博士，恐周作人惹是非，曾勸他設法內遷，蔣夢麟也曾親筆寫信，勸他離開北平為妙。胡適贈周作人的詩云：

藏暉先生昨夜作一夢，

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盃出門去，飄蕭一杖天南行。

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

誰人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但是周作人受到日本人的嚴密監視，行動失去自由，事實上無法接受好友的忠告南遷；至於各方的笑罵譴責，他祇好忍受，為答謝胡適的關注，也和了一首詩寄出：

老僧假裝好吃苦茶，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

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

結果只好將苦住。

忽然接到一封遠方的信，

海天萬里八行詩，

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

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

並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為庵裡住的好些老少，

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唸經，

出門托鉢募化些米麵，

老僧始終只是個老僧，

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家累甚重，確屬事實，他給胡適的和詩中已有所流露，也不難了解其險惡的處境，詩中似乎在為自己掩飾答辯，隱約地

表達他是忠貞自持，在敵偽控制下虛與委蛇，不得不爾。可是遇刺後，理當收斂行為，不為敵用，然而他反而大幅轉變，昧起良知，在敵偽組織中「官運」突起，躍登汪偽政權的「國府要員」，熱衷做官，徹底變節，令人浩嘆。

李宗仁緩頰保一命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周作人以漢奸案被捕，囚在北平砲局胡同監獄裡。次年五月，與陳曾斌（偽河北省長）、劉玉書（偽北平市長）、王蔭泰（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汪時環（偽財務總署督辦）等十二人，押解南下囚於南京老虎橋監獄，初入忠舍再移義舍。在待審期間，以吟哦遣興，有贈為他辯護律師王龍詩云：

但憑一葦橫江至，風雨如磐前路險，

是處中山逢老悖，不堪伊索話僵蛇；

左燕立語緣非偶，東郭生還望轉奢，

我欲新編遊俠傳，文人此日有朱家。

這首詩，雖是感慨憤懣之作，但在意境與行文遣詞上，仍不改周作人爐香入定的固有風格。詩中所言「是處中山逢老悖」，係引用中出狼典故，「不堪伊索話僵蛇」係指伊索寓言的故事，意指他的落溷，是受了門人弟子忘恩負義所害。周作人巧詞自飾，並未得到人們的同情，也未得脫罪。他之所以倖而不死，是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為他緩頰，獲判無期徒刑，後因蔣夢麟、胡適、陳雪

屏等名流惜才，全力營救，提供有利於周作人的證據，蔣夢麟更稱係他授意周作人留守，胡適更證實周有護衛北大之功，方始改判十四年，有期徒刑定案，開始鐵窗歲月。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軍事逆轉，共軍逼近江淮，李宗仁趁代行總統之際，准許周作人保釋出獄，賃居上海北四川路，重操寫作舊業。

之後，大陸變色，周作人受秧歌王朝新貴沈雁冰們的牽引，再回到北平故居與夫人羽太信子重聚。

五四運動前後新青年雜誌在一般青年中影響最大，毛澤東也是最愛閱讀的青年之一。周作人任新青年雜誌的編委和撰稿人，又是北京大學的名教授、著名的作家，毛澤東當時仰慕周作人，很想一見。

毛澤東早在二十七歲時特意留心打聽到周作人和魯迅住在北京八道灣的家址，於一九二〇年四月七日去到八道灣拜訪了周作人。

毛澤東在「毛澤東自傳」中曾說：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管理員時曾見到過周作人。

周作人在自己的日記中曾提到毛澤東拜訪他本人的事。

大陸變色，周作人讀到毛澤東的著作便親筆給周恩來寫信，在信末還特意說明：

「本來也想寫信給毛先生，因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於去驚動，所以便請先生代

表了。」

周作人的信轉到中共要員馮雪峯手裡。馮雪峯讀後生氣地說：「周作人如果有一點自知之明，是不應該寫這樣的東西的。」

從此，周作人便在家譯書，寫回憶錄，不敢再提起毛澤東早年來拜訪他的情景。

毛澤東建政後，在文藝座談會上，認為周作人的文章不符合共產主義教條，禁止他發表，也不准他重執教鞭。

周作人祇好以譯述希臘文排遣他的淒涼

晚景，老懷抑鬱，江郎才盡，以腦血管破裂不治，於一九六七年與世長辭，結束了他八十二歲的生命。由於及時死去，在文化大革命時，他未受到批鬥，逃過一劫。

周作人小品文盛極一時，其實他的書法也不錯，他的字有唐人筆法，兼饒魏晉氣韻，晚年心情苦悶，筆力稍差，但風致猶存。

書翰墨跡，瀟灑適意，而小件條幅斗方，已臻文人書法的極致。生平又愛好古玩印章，金石名家為他治印甚多，用在書翰之上，朱痕素賤，古趣盎然，引人入勝。

編輯報告

編者

△本誌三五三期第四十三頁上欄第五行第五字起應為「直到一九九五年十月八日……」，誤為一九九六年，特此更正。

△本誌三四七期第四十六頁作者名應為「劉大中遺作」誤為劉中大遺作，特此更正。

△本誌三四七期第九十四頁下欄倒數第十行應為「這是因為國民所得甚少而大學學雜費昂貴之故。」，誤為小學學雜費，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致歉。

△本誌三五三期第二頁照片說明②應為「韓忠諫(右)出任銓敘部長……。」誤為出任考選部長，特此更正，敬請讀者鑒諒。

△本誌三五三期二十九頁中外畫頁①說明應為右起：白先道、王成聖、石永貴、白先道合影。